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圖說卷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張虎拜

謄錄監生_臣金部榮

繪圖監生_臣李鈞

周禮圖說原叙

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隔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攷經文之過也予因于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于天文位象道行于地里職方統紀于六官分合

立極于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間井伍兩以固
邦本封土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
車旗討罪有軍旅田役復係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
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錄也今日所
載昔皆未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吳人王應電書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圖說卷上

明 王應電 撰

九州分星

八風 十二風

職方氏九州圖

大明一統圖

六官正掌王躬后宮王朝士庶子

六官咸統百官府畿內外

六官分治鄉遂都鄙侯國

六官賦式任地委積
質劑旗號獄訟總圖

國郊鄉遂野圖

國中郊野辨

虞周九服合一圖說

虞周邦畿合一

大宰九貢禹貢合一

匠人營國九州經緯圖說

天子五門三朝圖

五門三朝說

司士治朝

朝士外朝

王宮八次舍圖

王宮八次舍說

后六宮圖

后六宮說

女宮女奚女奴辨

明堂圖 三

明堂說

明堂表 缺

魏相明堂月令奏

明堂賦二

命令復逆圖

古今納言說

王會同宮舍

覲禮方明

天神地示人鬼祭祀圖

郊社義

宗廟九獻 九獻籩豆

廟祧昭穆賜爵

冢人公墓

墓大夫族葬

九州分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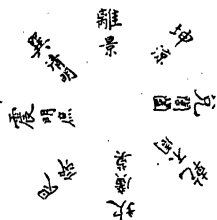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之次當周之分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可知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之次當晉之分晉文即位歲在實沈董固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則晉屬實沈可知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七度爲鶉尾當楚之分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淫于玄枵而裨竈知楚子之將死且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說者謂帑爲尾也則楚屬鶉尾可知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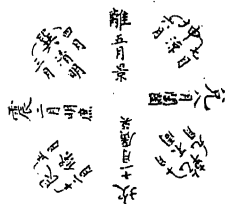
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當宋之分昭公十七年
星見大辰而梓慎知宋之將火且曰宋大辰之墟鄭祝
融之墟皆火房也說者謂辰大火也則宋屬大火可知
又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
彗星掃東井而苻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
按十二次之說世多疑之謂斗牛女虛北方之宿而
屬楊青奎婁胃昂畢西方之宿而屬箕也然觀唐一
行以雲漢始終言十二次謂東井爲雲漢上流下應

秦蜀爲兩戒山河之首故秦當鷄首之次尾箕爲雲
漢末派燕幽在碣石爲北紀之終故析木爲燕分斗
牛得雲漢下流吳越當淮海爲南紀之終故星紀爲
吳越之分蓋上下以氣相應耳豈以南北之位爲拘
耶故命之主祀而神格以之占候而事驗也或又謂
古者封國命之主祭因爲其分野不知因其分野故
命之祭耳

鄭註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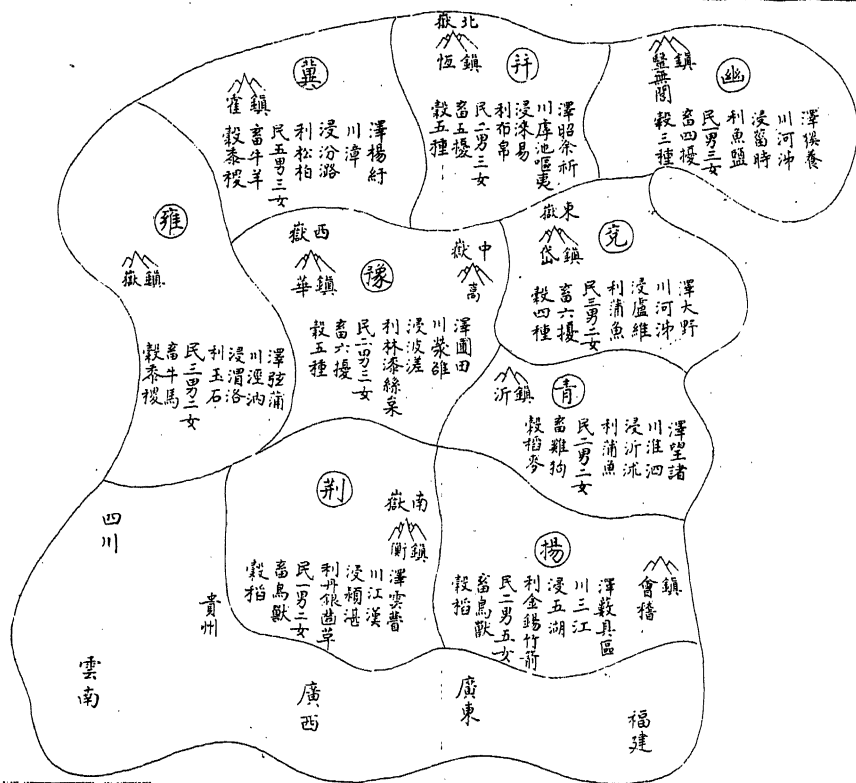


通卦驗十二風



鄭註有八風而
周禮云十二風
者四維乾坤艮
巽之風每維兼
二月也

職方氏九州山澤川浸利民畜穀圖



六官然掌王躬后宮王朝庶子宮衛圖

地官

天官

王躬

后宮

王朝

庶子宮衛

王羞服室暨財用並屬
太宰
太宰贊聽治

王后羞服室暨並屬大宰
宰
內宰治王內之政令

宰夫掌治朝之灋

小宰掌建邦宮刑治王
宮之政令糾禁
宰夫令修宮中之職事
宮正掌宮中官府次舍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

師氏掌以嫗詔王
保氏掌諫王惡
王舉則從
膳人共王六食

舍人共王后之春獸饗
春人掌女春祝
膳人掌女膳共后六食
采人掌女采

朝
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保氏養國子以道使其
屬守王之門外

官春

大司樂王大食三脩
大史會同朝覲執書詔
王
內史詔王治
中車掌王之五路

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內史受納訪書王命
事掌內事有達于外官御史教從政者
者
中車掌后之五路

大司樂令國之子弟凡
有道有德者便教焉

官夏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量人營后宮
入王之大命詔灋儀
虎賁氏掌守王宮
小臣詔相王之小灋儀
大馭等掌五路之馭
戎右等掌五路之右
虎賁先後王
旅賁夾王車

司士正朝儀之位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
諸子掌國子之倅戒令
大夫之位

司士掌國中之士治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
諸子掌國子之倅戒令
大夫之位

司馬以射灋辨論官才
教治

官秋

大司冠前王
小司冠前王而辟

司祿掌帥四履之祿守朝士掌建外朝之祿
王宮
禁暴氏掌祿聚而出入
者則司牧之

大司冠大祭祀戒于百
族
士師宮禁

百官府 六鄉 六遂 縣 都 邦國

百統咸官六

冢宰	治	司徒	司	宗伯	禮
七大事並大宰提挈他官從之 百官府廢置珠寶 並由大宰	司徒主民教民並由司徒 教養比澤並司徒 為主六卿受澤	司徒主民教民並由司徒 教養比澤並司徒 為主六卿受澤	司徒主民教民並由司徒 教養比澤並司徒 為主六卿受澤	司徒主民教民並由司徒 教養比澤並司徒 為主六卿受澤	司徒主民教民並由司徒 教養比澤並司徒 為主六卿受澤
三歲大計產史之治而誅	威終令六卿之吏皆會政	四郊都鄙夫家凡比之教	遂大夫	頌祀于鄉邑	
建長立兩由大宰都鄙並同	凡為邑者以卿大夫致澤四達戒其功于司徒憲于典之			家宗人頌祀于都家大史掌則逆都鄙之治	
	卿大夫致澤四達戒其功于司徒憲于典之			都宗人	
建牧立監並由太宰司會周知四國之治	大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黜陟之封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小司徒大比受邦國之比車	比車	比車	頌祀于邦國內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大史掌六典逆邦國之治	

決定四車全書

周禮圖說

八

圖國邦都遂鄉治分官六

公師太

卿冬 卿秋 卿夏 卿春 卿地 卿天

六遂甸男采衛要

鄉老 二鄉公一人 鄉大夫 每鄉卿一人
各掌其鄉無事爲師當存軍制以提挈振舉有事爲帥民盡兵也

陝以西召公爲伯主之

陝以東周公爲伯主之

六卿各攷其屬官之治致
于冢宰

六卿鄉遂大夫各主其民而攷灋于司徒

六卿都家宗人各主其禮而聽于宗伯

六卿都家司馬各掌其兵而聽于司馬

六卿鄉士遂士各主其刑而正于司寇

六鄉六遂各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里

六官王畿賦式任地委積質劑旗號獄訟圖

大宰九賦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九式賓客		稍秣	工事	匪頒	幣帛	祭祀
載師任地	廛里	場圃	近郊	遠郊	公邑甸	家邑剗地小都縣地大都廛地
征賦	國宅	園廛	無征	二十四	十一	二十四三十二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鄉閭以恤郊里以待民之難阮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質人質劑	國中一旬	郊二旬	野三旬			都三月
司常旗物		州里旗			縣鄙旐	師都旗
司馬號名		司常州里各象其名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	家以號名	縣鄙各以其名	
秋官掌獄	鄉士掌國中附邦民與國中同故稱國中	遂士	縣士	掌甸稍縣都公邑故曰縣士	方士	掌都家

國郊鄉遂野圖

大宰九賦	邦中之賦	四郊之賦		邦甸之賦
載師任地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 以場園任園地 皆國中	近郊之地 即鄉	牧田任遠郊之地 即遂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遺人委積	邦之委積以待施 惠	鄉里以恤民之繕阨 里當作閭	郊里以待賓客 遂乃遠郊故稱郊	野鄙以待羈旅 以甸爲野
秋官掌獄	鄉士掌國中 附邦民與國中同故稱國中	遂士掌四郊 原係遠郊之地	縣士掌野	
費誓		三郊 鄉乃近郊 故稱三郊	三遂	

國中郊野辨

經傳所稱國中邦中四郊鄉遂近郊遠郊野等地名多錯互唯比而觀之自可見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云國宅無征此則國中正名太宰又謂之邦中也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而其下即稱公邑則知近郊爲鄉遠郊爲遂其義甚明遺人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即國中鄉里以恤民之囏阨即六鄉郊里以待賓客即六遂

野鄙以待羈旅即甸外故知曰邦中曰鄉曰遂曰野界限亦甚明若秋官鄉士掌國中則以鄉爲國中遂士掌四郊則以遂爲郊縣士掌野則自遂以外之稱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郊在遂上則以鄉爲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以鄉爲國中遂以外爲野蓋六鄉者附郭之民與國中同故鄉士稱爲國中民居稠密可井者少故孟子亦稱爲國中以其原係近郊之地故費誓又謂之三郊也六遂本遠郊之地故遺人以遂

爲郊里秋官遂士以遂爲四郊也以鄉對遂則遂爲野
故遂人云掌邦之野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以遂對
甸則甸在郊外爲野故縣士又云掌野也大抵鄉爲近
郊在五十里內兩邊計之共一百里遂爲遠郊在百里
內兩邊計之共二百里此外甸稍縣都皆公卿大夫采地內
面各五百里合之爲千里稍縣都皆公卿大夫采地內
各有公邑同于甸地

虞五服周九服合一圖

堯

九州

五百里荒服

外二三百

咸里百三

建里百三

五流蠻

五百里要服

二三百

里百三

米夷

五百里綏服

二三百

里百三

香攸

武文

衛教

采男

甸侯

五百里侯服

二三百

里百三

侯諸男

堯曰甸服

方千里

國中

大凡九州之外

貨材服器嫡祀

王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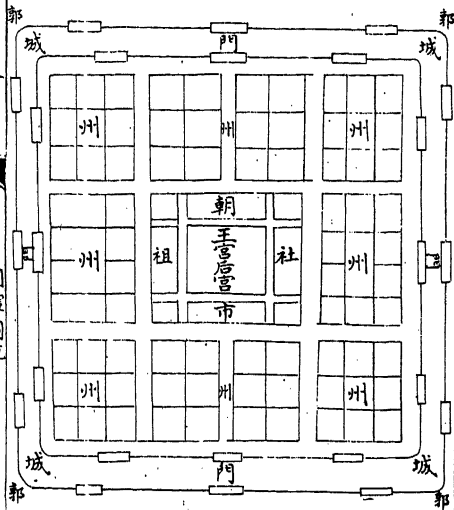
虞周五服九服之制或謂堯之五服本二千五百里禹
于五服各弼以五百里故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又謂
堯之五服五千里周制九畿每畿五百里而王畿又不
在其中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愚獨以爲
一耳堯制通王畿爲五服曰甸侯綏要荒各服內各分
三百里二百里是一面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一千里故
爲五千里周制除王畿千里之外曰其外方五百里曰
甸服則是兩面相距五百里九服皆然是止四千五百

里通王畿爲五千五百里大行人夷鎮蕃三服通謂之九州之外但以貴寶爲贄禹于九州之外謂之外薄四海而咸建五長則其治之詳畧又無不同也讀者自殊之而謂周公斥大土宇不亦謬哉

大宰大行人九貢合禹貢圖

<p>一祀貢 荊州包匭菁茅</p>	<p>四幣貢 兗州厥篚織文 青州厥篚檠絲 徐州厥篚玄纈縞 荊州厥篚玄纈縞組 楊州厥篚織貝 豫州厥篚織纊</p>
<p>二壩貢 青州岱畎絲菜 豫州采師紵 兗絲</p>	<p>五材貢 兗州漆 青州鉛松怪石 徐州土五色峰陽孤桐 楊州篠簜函革惟木 荊州園半柁幹柏檟 豫州棗棗方氏楊州 其利金錫竹箭異州松柏</p>
<p>三器貢 徐州泗濱浮磬 揚州錫貢磬錯 考工記燕之函胡之弓肅慎氏楫矢</p>	<p>六貨貢 徐州淮夷蠙珠 揚州惟金三品璚琬 荊州惟金三品九江大龜 梁州璆銀錫管簪 雍州球琳琅玕</p>
<p>八游貢 徐州羽畎夏翟 揚州羽毛 荊州羽毛</p>	<p>七服貢 冀州島夷皮服 揚州島夷卉服 梁州熊羆狐狸織皮</p>
<p>九物貢 青州海物惟錯 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職方氏貢其利蒲泉齒其利魚鹽</p>	

營國九州經緯圖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
市朝道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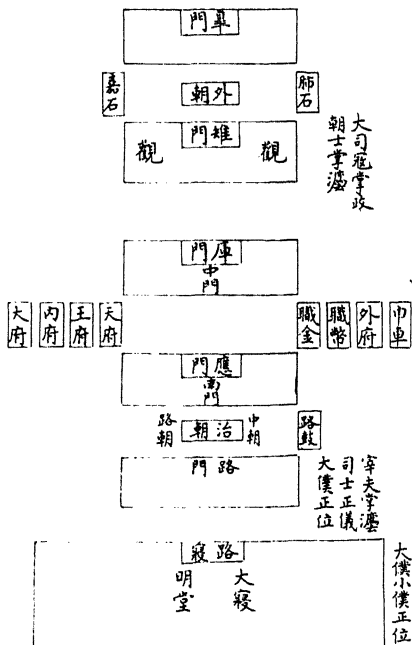
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市朝一夫

賈氏典命疏曰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
里子男宜五里

按每旁三門城郭各十二門城內從橫大道各二界
爲井字中之州有九其餘道涂九經九緯各有區域

中爲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凡制禮大物不過十二賈氏之說得之匠人云九里蓋有關誤不足爲據然所謂十二里者必以直計四面皆如其數然後可以容百官府之次舍賓客之旅寓工商之廛肆苟以方計之則每面止三里尚足爲王者之都乎

天子五門三朝圖



五門三朝說

天子五門之制解者不一唯先鄭氏云臯雉庫應路最爲合宜今以經傳參定而釋之 詩乃立臯門臯門有仇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所謂郭者非城郭之謂乃王宮之外垣也臯之爲言高也遠也以其最遠于王宮也 次二曰雉門有門則有觀故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觀主縣灋故曰象魏雉爲外朝正宜在外秋官朝士掌建外朝之灋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

焉司寇聽獄弊訟于朝皆以其萬衆所在也雉之爲言治也亦取文明之意 次三曰庫門以其于內有府藏故以爲名府藏宜在內故在雉門之內以其五門之中故亦曰中門也 次四曰應門詩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毛氏傳曰王之南門曰應門爾雅亦有正門即天文端門之謂也蓋內爲路寢之門其外爲庫門不可以無限隔故其間爲此門也春秋僖二十一年新作南門明堂位曰魯之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諸侯殺于天子

有庫治路而無臯應至此而僭應門之制故曰新作書
顧命云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蓋自東宮而來也玉藻聽
朔于南門之外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亦即此門蓋聽
朔誓郊皆大事故特重于常朝而居此應之爲言和也
又以其居此而應治也 次五曰路門以其爲路寢之
門故亦曰寢門天子日視朝于此故曰治朝宰夫掌治
朝之灋大宰王眡朝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
王族故士等在路門之左右大僕前王正位建路鼓于

大寢之門外皆謂此也畫虎以爲威亦曰虎門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掌國中失之事五門至此而終故曰畢門書二人崔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蓋陳儀衛于路寢故二人在路門內向上而立也其外即應門故康王之誥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立應門之左右蓋王自路寢受顧命出立路寢之門故云在應門之內而諸侯皆入應門之左右而立于路門之外也其內即路寢路大也宮人所謂大寢也以其向明而治故戴記云明

堂天子之路寢是也視朝畢則退居于此故曰燕朝大
僕王視燕朝則正位小臣掌王之燕服位即此以其在
治朝之內故曰內朝司士大僕前王入內朝文王世子
公族朝于內朝皆謂此也

朝士外朝圖

民窮
達肺石

州長衆庶

平罷民
嘉石

三槐

三公

男子伯提公
九棘

吏掌

九棘左

女掌

十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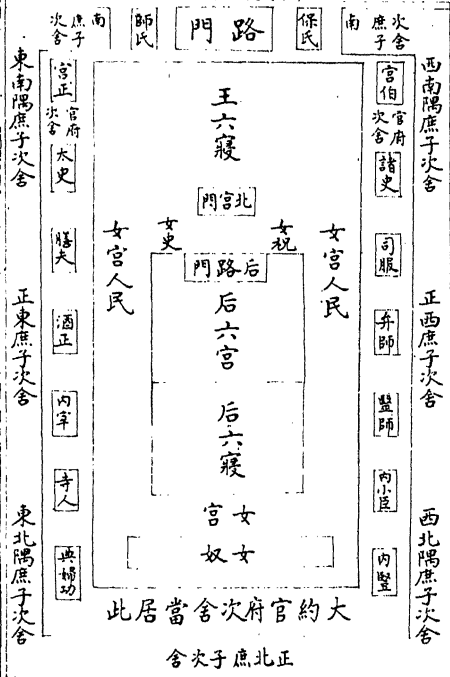
<p>左觀</p> <p>一名象魏</p> <p>主縣灋</p>	<p>雉門</p>	<p>右觀</p>
----------------------------------	-----------	-----------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
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
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
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
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窮民焉

王宮官府八次舍圖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卷上



王宮八次舍說

仰觀乾象中垣紫薇天子之宸居也上垣太微三朝也
下垣天市工商之肆兼王畿之內也故周公營國中爲
宸居前朝而後市取象于三垣也宸居有王宮后宮之
別王之居處宮人掌之后之政事內宰掌之而其宮垣
之外宿衛巡警之事在紫薇則爲周垣十五星極于嚴
密其在周禮宮伯云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者宸居四正
四隅共爲八方令士庶子居之蓋使世臣子孫平居則

與王及世子相親有事則致于太子唯所用之此專爲宿衛而設也宮伯長之宮正云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寡者若內宰內小臣寺人內豎酒正典婦功等職皆在後宮之旁膳夫醫師司服弁師師氏保氏太史諸史等職在路寢之旁又如司士諸子虎賁太僕等職皆在南門之旁天府大府玉府職金等府皆在庫門之內各有蒞事之次有舍止之所與庶子内外夾拱不衛之衛也皆宮正掌之夫王宮後宮之中有官府男女執事之人

宸居之外爲官府次舍其外爲士庶子之次舍各有夾道爲行夜之往來又其外爲民居官府者皆今之大人君子享高爵厚祿者也士庶子者即異日之大夫士也使之内外護衛豈惟患難足以相守哉妖邪亦無從而興也後世務豐其屋而唯充以宦官宮妾至其裒也爲妖崇之區要不行周官王宮次舍之灋耳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
人民以居之

以陰禮教六宮

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女史逆內宮

閭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世婦每宮卿二人掌女宮之宿戒

量人營后宮

后立六宮說

舊說王有六寢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
五夫此但足以爲六寢耳苟以此而當六宮則王之六
寢亦可以稱六宮乎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
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
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愚謂天子之六宮天地春夏秋

冬后之六宮其職掌亦畧相似凡后夫人進御與夫內
外命婦之命爵宮卿宮女之進退及酒漿之事皆屬天
凡師傅保姆教化之道與夫蠶桑立市春饌之事皆屬
地春掌禮樂凡器數祝史等事夏掌政令及拜爵救日
月等事秋掌典刑及刑女等事冬掌絲枲宮室器用死
喪等事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此則所謂六宮也六宮
立矣求人而治之于是有內外命婦之官所謂內命婦
者三夫人之于后贊理內政猶三公之于王九嬪掌六

宮之事秩比于卿世婦取于國中以廣繼嗣治禮事秩比于大夫女御亦取于民間蓋六宮不能無役使因而得進御故以爲名秩比于元士者也然傳曰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謂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娣二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而不言三夫人自世婦已下皆不言其數者以天子之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則官不必備唯其人皆以六卿兼之則是后之六宮當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蓋或以嬪婦而攝夫人

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于先王嬪婦久于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知識不能無壅蔽內外限隔凡事亦未易通達故春官復立世婦一官每宮以卿大夫士之妻詔相其禮事擇國中婦人習禮儀辨器數善酒漿熟女工者爲祝史酒漿

春枕饒豪及縫人之女工世婦之府史等人皆有德器
主指揮叙次諸宮女其少才知而朴實者爲奚主以力
服役宮中大約如庶人在官者則臣民婦女之賢能者
得以効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灋得以爲式于臣
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爲內治之灋于天下也或疑卿
大夫士庶人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王得無妨乎曰后
夫人進御皆至王之六寢九嬪云各帥其屬以時御叙
于王所是也故詩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王之不至后

宮猶后之不至王朝也然則外命婦等至后之六宮又何嫌耶

女宮女奚女奴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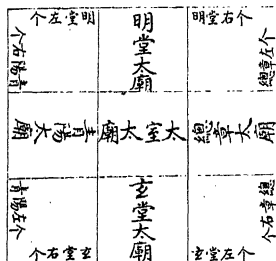
按天官有酒漿邊醢醢鹽地官有春饔豪禋人之女工主給中饋奉盥盛禋衣裳皆門內細密之事祝史主贊后夫人禮事守祧主聚祖考之精神皆非士人所得與故設宮並貫之以女若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女子之賢而善于其事者以供職其次者爲奚少才知之稱

亦用之以供役然必使有什伯大約如庶人在官者故
內宰云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其與王之女御異者觀寺
人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人指女御故係之
于王女宮即女奚之衆故不係之于王必領之以奄者
以后夫人致禮使通內外之令爲宜也舊說以女及奚
爲女奴非也夫婦人犯罪姪僻常居七八雖士師聽之
必于勝國之社閭閻百姓尚不使之聞豈可使入于禁
中雜于女宮近于嬪婦哉秋官司厲明言女子入于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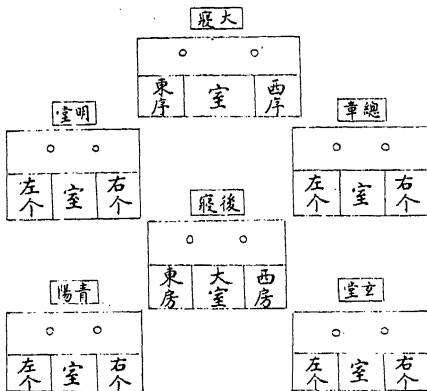
豪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是奚之與奴
名自不同止于春豪則其他職事未嘗得與安得執禮
事而爲宮卿世婦女御祝史等之役終于此而永不得
配合人道苟若奚之得有出入而司暴氏司牧之則不
得爲幽閉矣況春事煩勞故使執其役而以奚五人爲
之指揮統治若饅事之精潔非彼所得與故設有奚四
十人也若必以奚爲女奴則豈以春事之煩而五人能
盡之饅事較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

至尊祭祀賓客之至潔敬而其熟食乃造于不良污穢
之手必無是理殆未之思耳

鄭氏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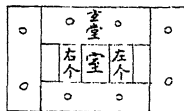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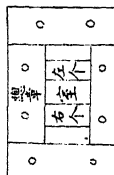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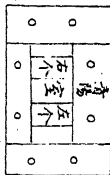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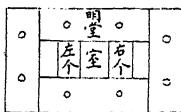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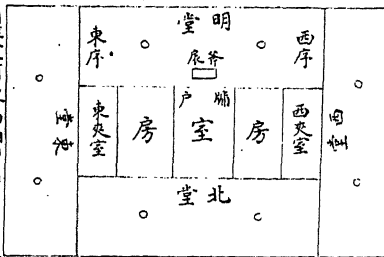


吳氏明堂圖



今定明堂圖

高祖命東堂西堂詩馬得堂草古樹之背所謂北堂也



兩根室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皆在房之東西制同名異有室謂夾室即廟命所謂西夾南向是也

明堂圖說

明堂居者雜見于經傳而其制則未有全文先儒紛紛之說以其不通融會悟而妄增臆見古義益晦愚嘗悉參攷經傳所載虛以求之則無不可通而亦無不可行也周禮宮人掌王六寢之修謂大寢一小寢五合而爲六禮記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故路寢者天子之常居即大寢也禮記月令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居大室秋居總章

冬居玄堂以爲天子之常居故知周禮六寢當有此等
之名也周禮攷工記曰周人明堂五室謂之五室者即
五小寢也是故宮人但言六寢觀于月令而後得其爲
青陽總章等名玉藻但言路寢觀于攷工記明堂五室
即知其爲明堂月令但言青陽總章等名然著其爲天
子四時之居則知其爲路寢之五小寢故路寢明堂實
一居而二名無疑也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
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亦天子受朝之常

位也然其所設夷蠻戎狄之位則有四門與路寢之門不同何也蓋此乃天子會諸侯于郊外與不巡守而殷見諸侯于東都之位也故曰王者布政之宮非若王宮之有后宮故四方之門與宸居不同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以爲居而又以爲廟不幾于神人雜糅且祀天地必于郊以達天地四方之氣唯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未有祭天神而于室中者無乃非聖人之言乎古之祭者有王有尸故四圭有邸者所以

祀天帝于壇者也若迎尸則不可在壇故于明堂行之
豈祀天而可于屋乎然則郊而祀天其迎尸亦必于明
堂今于祀后稷稱郊于祀文王稱明堂者特互文耳蓋
四郊之地皆有明堂而布政之明堂必附于四郊一以
受諸侯之朝一以爲迎尸之祭國中制備故廟朝異處
國外制畧故廟朝同所豈專爲祀帝于此而設如或者
所謂飛樓綺閣上圓下方等附會不經之制哉至于孟
子所稱明堂何爲者也此巡守于天下聽政之所其所

營如宸居之路寢故方岳之下必有明堂不止于齊也
時值四仲在國則舉祀五帝之禮在于四方各隨所在
而柴于上帝其殷國則郊于東都其在四方之柴也亦
必以文王配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則四方祀五
帝之祭亦必迎尸于明堂矣攷工記復曰內有九室九
嬪居之是后宮六寢亦如明堂之制矣大抵明堂者不
過周人居室之常其在王宮則爲路寢在后宮則爲內
寢皆謂之寢以寢息得名其在郊外則以路寢爲布政

之宮其在四方則以路寢爲行宮皆謂之明堂以向明而治得名自漢迄今儒生議明堂者衆矣唯顏師古云究其指歸實布政之宮又云固是王者之常居最爲得禮之旨但云既在臯庫之內亦何復于郊野此則見其一不見其二者也夫明堂之名既無可疑但其制則有可言者鄭氏謂中央爲大室四面爲九室通融爲十二而易其名深有可議蓋以孟季之月而居于一隅既已偏側不正以一室而易爲二名又何牽合不倫且堂室

幽明異制今每月居一室若以爲堂而施階楹則不便
于平居以爲室而有戶牖則不可以聽政況王者向明
而治三季不得向明而冬之向北猶非人之所堪此誠
不典吳氏據六寢之說以謂王大寢一在前聽政小寢
五在後宴息其五寢則一居中而四居四角頗爲有理
但所謂明堂者以其在前故曰明玄堂者以其向北故
曰玄東屬春生曰青西屬秋收曰總今若偏于一隅而
又皆取南向殊失命名之義且五寢一向亦非平居之

所宜以愚觀之二說皆有所當但各有所不通耳鄭氏謂四方之向者蓋自古相傳之說必有所本但失大寢小寢之制以大寢一廟析而爲十二月之居則非吳氏以爲五寢者出于經文是矣而總爲一向則非愚因各取夫二說之勝考之諸經而不繆合之人情而宜者定之如右周禮云掌王之六寢之修大寢一每朝聽政之所在于五寢之前五小寢者乃四時便居附于大寢之後故總謂之明堂也其規制青陽明堂則宜清明洞達

總章玄堂則宜溫煖奧密其用器在青陽明堂者則踈
達高粗在總章玄堂者則廉深閤奄其車旗服食居青
陽則以蒼居明堂則以赤居總章則以白居玄堂則以
黑居大室則以黃隨其時而居之則利用安身無所不
宜而凡月令所載可以推之而無不通矣蓋王者之車
旗服食器用其奉祭祀臨百官皆有降殺等級故不可
拘以四時此則平日順因其時固並行而不悖也其向
則青陽向東明堂向南總章向西玄堂向北必取向于

四方者以受四時之方氣也若其堂室房戶之制則皆前後左右四面有堂其簷阿則爲四垂蓋人之情性貴有所適故或勞形作事則居于堂或韜光潛神則居于室而其堂必四面爲四方之向者四方風氣之至有正有邪四時皆然清明和暢則宜就之乖戾昏塞則當違之如夏月多南風固當向之然亦有北風或東西者則就南堂反非所宜冬月多北風固當違之然亦有南風則就北堂反爲所宜又如夏月人情多欲就清涼而亦

有欲閉密之時冬月人情多欲就溫煖而亦有欲宣暢之時不可以一例拘也故五寢必皆如此之制然後幽明溫涼靡不得其所以五室合而觀之則略如鄭氏之圖但不分聽政私居之所故誤以五小寢合于一大寢耳夫如右之制則一寢可以四時居之而必爲五者蓋宸居與諸侯而下不同必四時有常居器物有定在各得夫灋象之自然無事移易而備物所以爲帝王之居也又嘗觀攷工記明堂之度東西之廣不過九筵南北

之深不過七筵室之廣二筵堂之崇一筵便而無空居
華而無費財非有宏麗難興之工故四郊四方隨在營
建而不病于民也自秦人竭四海之力以爲土木之工
漢室因之不能頓削後世遂習以爲常務于侈目壯觀
且雜以夷狄穹廬之制皆爲一直洞達而無幽明灋象
居之不宜復營離宮別館以安其身正室反虛而無用
此何理哉間有好禮之君欲復古制奈典籍散逸既無
可據世儒各持臆說詭異怪誕愈不可憑孰知先王之

制平易安利若此且因望秩于山川而封禪之議起不知望秩即祀帝于方岳之餘因視學于澤宮而辟廱之說興不知學宮亦因明堂而殺其制凡諸禮文皆以常爲怪以易爲難使人厭聞駭覩師心自用者遂欲一掃古禮而苟簡是趨先王之道不行于後世者亦諸禮家之過歟

魏相明堂月令奏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

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禮讓可興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瀆天地而觀于先聖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灋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灋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灋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時以二月

施恩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
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
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
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
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范文正公明堂賦要語

三代以還智者悶悶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
損忘禮樂之大本泥于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

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治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興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

天子居之日敬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廼孜孜于雞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于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實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恥惟下武之大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于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于臯陶廼連如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

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于誠衡然後見天下齊于無體和于無聲龐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繇繇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于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臣請攷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

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

明堂賦

宋廬陵羅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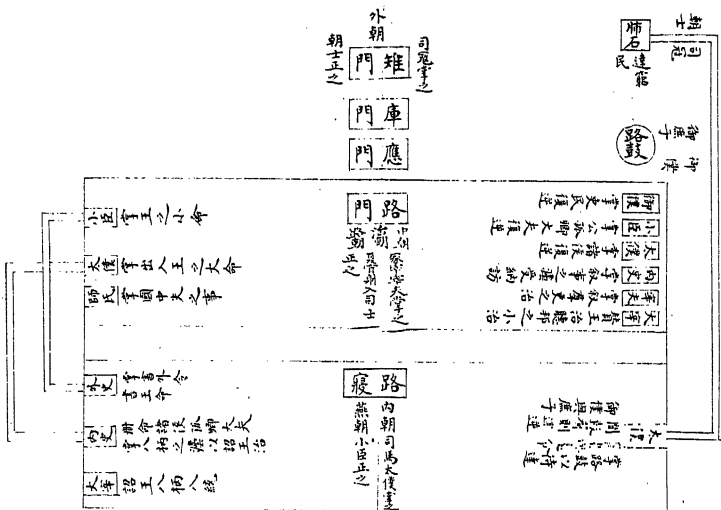
大哉明堂乎造作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室
壯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于范文正詩昉于
班孟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于敷宣然而衆甫各喙竊
有疑焉宗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記禮已具左个
右个月令以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以爲宗廟之
數至于大戴乃混辟雍而爲一暨乎蔡邕則合大廟而

同處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靡所不聚宜乎袁
準之譏以是爲未可據也人鬼混黷先生錯雜囚俘截
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無乃謬說況茅茨采椽至質之
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別若夫橋門
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舉三侯之能設誠足以
破諸家之說而流千載之惑也且夫自古王者其門有
九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四戶八牖又名中朝
爵祿所詔何羣公不是之取而徒議論之紛糾噫是未

可以口舌辨也必當証之于古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註乎蓋古之宮室必南向而治故凡曰明堂者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祀而路寢之明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弦誦享射與夫饋醕選舉故皆可以言明堂而非拘拘然一語也吾嘗以朱子月令之圖與攷工記而叅詳燦然可証豈云荒唐夫所謂象木即月令之青陽而象金者即月令之總章玄堂者即其象水則象火者獨非明堂乎古者制

度多取于井豈惟都邑與土疆王后宮室蓋莫不然故凡言明堂者取其向之南而位之離乎下此則固無東西南北之室矣又何必明堂而表章哉若乃度筵度几曰脩曰廣可隨當代之制豈必喭然曰必古之是倣方今書文混一治象明兩三年大比而興賢萬邦効職而來享臨雍拜老郊廟格饗鹵簿之儀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而振千載之遺響

命令復逆出入圖



宰夫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內史掌八柄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策命之掌書王命遂貳之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
王聽治

外史掌書外令

太僕掌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掌路鼓之
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小臣掌王之小命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

古今納言說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大柄也一有所移則德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復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亡之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簡二者總爲一官而名之曰納言初

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大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灋因而獻可替否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唯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審有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命若後世封還詔書是也凡臣下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羣吏庶民在外分接爲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司馬之灋正之矣宰夫以叙

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灋糾之矣內史掌叙事之灋
受納訪又得以大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
與之答問使得獻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治則宰夫
白于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
言時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
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
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愚因是而有以知周制
之善矣蓋大宰主贊王治矣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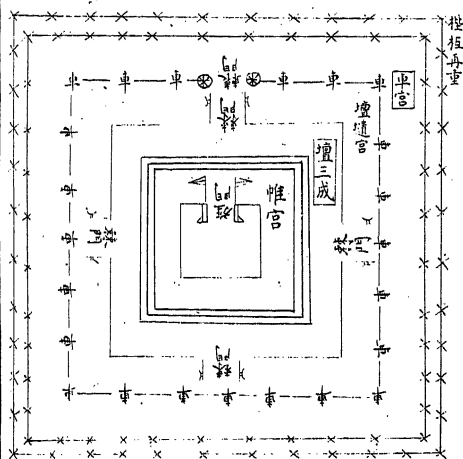
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寧有下移之患哉秋官朝士掌達窮民矣大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叙羣吏之治以待之內史掌叙事之灋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

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嘗參諸古今而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而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夫人主親覽章奏則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爲大公至正之灋凡有章奏宰夫省詳各盡所見呈白小宰以及大宰然後進呈于天子謀謨既定命內史宣行之

則天下之治出于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

又按太僕正治朝之位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體也故宰夫掌朝灋以貳小宰小宰掌宮刑以貳大宰凡復逆太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大宰凡命令大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太僕此周官之治所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

王會同宮舍圖



掌舍掌王之會同
之舍設橙桓再重
設車宮轅門為壇
壇宮林門為帷宮
設旌門無宮則共
人門蓋出命則有
帷宮帷宮之基為
壇壇之下有壇宮
又其外為橙桓至
尊所在重重擁護
慮出萬全如此

觀禮方明圖

西
白
色
白
琥

南
赤
色
赤
璋

上
玄
色
玄
璧

下
黃
色
黃
琮

北
黑
色
黑
琥

東
青
色
青
圭

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

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

上圭下璧東方圭南方璋西

方琥北方璜

愚按圭璧二字誤蓋上璧下

琮

天神之祀

祀大

郊 祭天南郊每歲冬至行之

春

迎春東郊

祀青帝

寅賓出日

夕月

風師

迎暑

祈穀于上帝

巡狩柴于岱宗

虞肆類于上帝

周公營成周用牲于郊

國有大故旅上帝

夏

迎夏南郊

祀赤帝

致日

祭暑

大雩帝 禋

柴于南嶽

秋

迎秋西郊

祀白帝

雷餞納日

夕月

雨師

迎寒

大饗帝

柴于西嶽

冬

迎冬北郊

祀黑帝

致日

司中 司命

享司寒

祈來年于天宗

柴于北嶽

湯告于上天

武告于皇天

大師類于上帝

大歲禱祠于上下神祇

地示之祀

祀大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羣立社

春

夏

秋

冬

元日命民社

崇水旱

報社稷

大蜡

祈穀于方社田祖

大割祠于公社

四坎壇祭四方

祀戶

祀竈

祀中雷

祀門

祀行

大田火弊獻禽祭社

雞弊致禽以祀訪

巡狩望秩東方山川

望秩南方山川

望秩西方山川

望秩北方山川

大師帥有司立軍社

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將用師禱于后土四海神祇

祭兵于山川

祀時非

大會同宜于社及行釋奠
有冠戎之事保郊祀于社

國有大故彌祀社稷禱祠
國有大故令國人祭

天地之大戴頌社稷

郊社義

郊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冬至一陽生而郊此祭天之正祭也以其在郊外南方之圜丘故名之爲郊四面當設天神蓋日東月西風師東雨師西星則或南或北也自冬至祭天後每

日以次而祀天神或使諸臣命秩同者攝之同丘同樂故曰天神皆降非謂百神從祀也古者大祭祀必七日戒三日齋苟祭日月四望等神而皆如此日亦不足矣唯于祭天後行之或于是日而攝祭既得精意于大祀又得精意于次祀而亦不失其爲致齋也

祀五帝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司服祀五帝亦如之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大司徒

祀五帝奉牛牲大小司寇禋祀五帝

或疑天一而已不應有五此後世篡入之文是不然
周禮全經文誤者寡雖或篡入不應數處皆然蓋天
體雖一而氣之流行截然不同易曰帝出乎震齊乎
巽月令曰盛德在木之類是矣故王者因其氣之至
而祀之也夫天無心也一陽之生天心于是而見故
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也五氣之易帝之主宰于是而
見故于四孟季夏以祭五帝然祭雖有五但因其方

氣之不同而其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其所配則以五人帝而其從祀又以五人神者蓋上古聖人繼天而王其性雖無不全其歷數受命必各得其氣之盛若太皞以木德王周人以火之類又古者神明之臣皆能變調元和司天司地各有攸職世執其功如重爲勾芒黎爲祝融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其功不可掩故必配以五人帝而從以五人神也或又云祭不欲數上帝一歲五祭無乃煩而不敬乎蓋元

后者天之元子故事天之禮一視其祖考是故冬至之郊視于禘五帝之祀視于時祭其餘水旱之祈禪革大故大裁大師之類告禱祠皆與祖廟並舉一如子孫之事其先王後人唯失其爲上天元子之意故若䟽遠而不相屬甚有五年一郊者故觀此反爲數耳即如我太祖每日夙興必拜天地祖宗而後聽治皆出于此心仁孝誠敬之至亦可以謂之煩耶

迎氣

月令先立春三日天子乃齋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迎
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皆如迎春禮

致日

堯典寅賓出日寅饑納日敬致 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迎氣于四立將乘天時以對時育物也致日夕月于
分至所謂歷日月而迎送之也

大祈大雩大享

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辰天子親載耒

報周頌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月令仲夏大雩帝
用盛樂大雅雲漢篇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月令季秋
大亨帝小雅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月令孟冬乃祈來
年于天宗

按此必非每歲有此四祭蓋大雩于夏者因水旱而
舉禱而獲應由是秋有報而冬春有祈耳唯耕籍之
禮則每歲皆當舉行也又按元日即正旦書所謂月
正元日也元辰蓋正月上辰日取農事作于辰之意

舊以元日爲上辛日元辰爲辰後亥日未詳

類

虞書肆類于上帝 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
后 大雅是類是禡 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 召誥用牲于郊 周禮大宗伯國有
大故則旅上帝小宗伯大雋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
大祝大師類于上帝

其禮類于郊故曰類唐虞之禪夏商之革受天明命

而始有天下也營洛邑者宅中圖大以永保天命也
王疾病天之元子與天休戚相關也大師者奉天命
以討有罪也皆天下莫大之事國家非常之典唯天
子得以行之疾病則攝于大宗伯

柴

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八月西
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皆如岱禮孟子曰夫明堂者王
者之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天子巡守于四方當有聽政之地如王國之路寢故
方嶽之下必有明堂時值四仲當舉祀五帝之禮故
柴于上帝而以文王配曰祀于明堂者迎尸祀于其
中也配以文王者周家王迹之興始于后稷故冬至
祭天而以稷配王政之行成于文王故巡守柴上帝
而以文王配也自王者之迹熄柴禮不舉典籍不存
諸侯各隨其方而僭祭張皇其事後世遂爲莫大之
事而封禪之議起不知天子每歲在國必有五帝之

祀巡守而不得行于王都故就方岳行之耳然則每歲祀五帝亦當以文王配矣

大社

祭灋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 大司樂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明蔽反

經傳言地則不言社言社則不言地蓋社即地也大社總大地之示也王者之治薄海內外爲天下百姓

而立社故曰羣姓以夏至一陰生而祭之此祭地之
正祭也其位不可拘但擇澤中之方丘可以祭者而
用之耳然則圓丘亦必南方之丘而損益之矣有社
必有稷以土爰稼穡也祭社以勾龍配以有功于土
也祭稷以后稷配以有功于稼穡也方丘之中列社
稷壇壝四面當列五嶽四海四瀆山川丘陵各以其
方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之類自夏至祭地後每日以
次而祭地示或即于是日而諸臣攝之同丘同樂故

曰地示皆可得而禮也

四時社祭

春祈穀于方社田祖夏禳水旱冬大蜡
大司馬春火
弊獻禽以祭社秋羅弊致禽以祀祊
詩以社以祊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

四時之祭春有祈秋有報冬則大蜡皆歲之常事唯
夏之禳當因水旱而舉非有水旱恐亦弗舉大司馬
之蒐苗獮狩本以教閱其民遂獲禽獸以爲乾豆而

用爲社祭也

大封先告后土

割其方之土俾立社于其國以爲主自一統而分天下一家之意也

王社

祭灋王自立社曰王社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爲位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行舍奠 小祝

有寇戎之事祀于社

地一而已社有不同何也攷于司馬灋將用師既禱于后土又曰冢社者后土則大社冢土則王社也蓋大社者四海之所共必于澤以受陰陽之精通山澤之氣故夏至報本之祭爲天下而祭也四時祈報之祭爲水旱也必于是行之王社者專指王國之地天子之所親治者也故自立社以示世守所謂左宗廟右社稷也故國有大故天裁與宗社相關必禱祠于

此王身宗社所依故大師大會同必宜于社反行舍奠凡此皆言地而不及天尊天親地之義又大社在郊外澤中王出有時王社近在王宮可與宗廟數數以行禮然則國社侯社之意可知矣

軍社

大司馬小宗伯大師帥有司立軍社 大祝大師設軍社

甘誓不用命戮于社

此與遷廟主行同義示有所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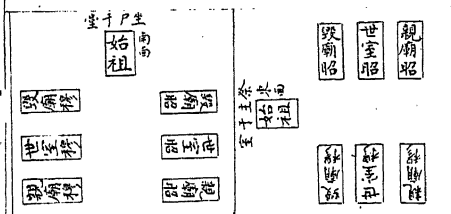
亳社

商家舊社也周代商而立新社不忍廢之且以示戒也

人鬼之祀

祀時非		祀常鬼先		祀間廟宗		祀常廟宗	
凡有功德之在其地者 大田祭表貉 因國之無主後者 大厲 公厲 族厲	食祭先	含菜于先聖先師	高媒	勾芒	春太昊	喪祭	春
	大田祭表貉	先蠶	先牧	祝融	夏炎帝	虞	禘
	大田祭表貉	禘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	表貉	稷收	季夏黃帝	祫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聖先師	冬頒殯	玄冥	司農	祥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釋奠于先老	司書	司書	司書	禴	禴
大田祭表貉							

宗廟九獻圖



一獻王裸

一獻後命卿大夫士爵

二獻后裸所謂鬱齊獻酌玄酒在室

右降神禮鬱即玄酒以一尊承之

三獻迎牲後王薦腥用泛齊

四獻后薦豆遵用醴齊所謂醴齊縮酌醴醲在戶

右朝踐禮泛齊醴齊兩尊不貳

五獻迎尸後王薦熟用盎齊尸飲五以玉爵獻卿

六獻后薦飭食豆遵用醴齊所謂盎齊洗酌菜醲在室

右饋食禮盎齊醲齊兩尊不貳

七獻王饋尸用沈齊沈齊不貳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八獻后饋尸薦加事豆遵用事酒所謂凡酒修酌君東酌犧

象夫人西酌壘尊

右加事禮

九獻后薦羞遵羞豆諸臣饋尸用昔酒所謂澄酒在下

右羞禮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司士呼昭穆而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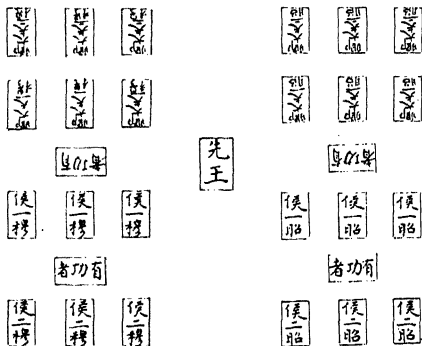
九獻邊豆圖

豆		邊		酒		裸 即降神 在室中	
				一獻王 二獻后 三獻王 四獻后 五獻王 六獻后 七獻王 八獻后 九獻臣			
				益玄酒		朝踐又云朝事 在室中	
(豆青)	(豆韭)	(豆形)	(豆鯉)	泛齊			
(鹿醢)	(醢醢)	(醢醢)	(黃)	醴齊			
(豆節)	(木昌)	(魚鮑)	(白)	鹽齊		饋食迎尸後 在堂	
(藟麋)	(藟麋)	(醢)	(黑)	醴齊			
(折脾)	(豆葵)	(栗)	(栗)	醴齊			
(醢醢)	(醢醢)	(栗)	(栗)	醴齊			
(拍豚)	(登)	(桃)	(桃)	醴齊			
(醢魚)	(醢坂)	(黃醢)	(醢乾)	沈齊			
(豆猪)	(豆片)	(凌)	(凌)	事酒		加事	
(醢雁)	(醢兔)	(炙)	(炙)	昔酒			
(豆苟)	(豆深)	(栗)	(栗)				
(醢魚)	(醢醢)	(脯)	(脯)				
(食醢)		(餌糗)					
(食糗)		(糗粉)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廟高祖而下也祧五世而上也
司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文王世子其登餽受爵
則以上嗣

如呼王身之穆則自同父兄弟至五世已上之從兄
弟以及于文武相傳之兄弟皆進之呼禰之昭則自
同祖之伯叔父至五世祖已上之從父以及于文武
相傳之從父皆進之然唯嫡子得與故云上嗣也

公墓圖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凡昭穆皆依廟位如文之昭則葬于昭始武之穆則
葬于穆始所生子孫各就其所出之先王附葬久而
如是嗣王崩別卜地而葬子孫祔葬亦如之所謂各
以其族也

有功者居前謂在衆人之列稍居其前非謂當先王

之前

族葬圖

昭

一昭

二昭

三昭

昭

一昭

二昭

三昭

昭

一昭

二昭

三昭

墓

年

年

一穆

二穆

三穆

年

年

一穆

二穆

三穆

年

年

一穆

二穆

三穆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
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昭穆以次而葬永久如是地盡別爲墓貴者亦別授

墓地長殤未娶中殤已娶並居成人之位

無子妻有子婢既嫁而出歸之女竝居殤位

周禮圖說卷上